

右此一篇長史今乙寫

真誥卷之三

真誥卷之四

安西

運象篇第四

全勅寫畢舉事即益發國為真金書傳簡以告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動也况復求之於無涯那假今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峯靈津肆顯衆真羅冷人往者皆得撥玄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慶雲矣未審子當刀赴此二日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為懈難者蓋聞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亦無也空中有真子不覩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察蒙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看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錄君告許侯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速功耶若故栖情丘林憑託京畿者觀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鑿矣心草則試不矜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保命君告

右二條揚書斯告實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眾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淨眾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為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心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此應作可不一力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始入此月公私難撥未復從心命使此本是全覽字到京往後人改作命使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未過願垂告教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側人意有稱說堪陶獎者受隱書之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兩字勢去後似復更有誰此論賢者之舉以仍是前書上紙而後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則後定錄告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可此不具存難月願說

右二篇長史自書本

今勳者勳其事就其玄微耳慎者亦爾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遑乎灌乘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道賢者之舉事

效復剛此法也長火解七後更欲勉夫而後七元家事是所禁故廣有及之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韋絃之功解

煉爐門其首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定錄告此是中君見長火各右其書後實讚之也

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悵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告許侯事此語復似未事相聞涉不可復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斃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真人似當其日來未真至齋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告極似前所疑我此正月起至後至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條有揚書

轡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綠雲繞丹霞靈鶴散八空上具吟瓊室高山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鐘交頤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挹玉醴津饒款已嬰童云何當路躋愆痾隨

日崇

二月九日夜雲林作

晨遊太素宮控軒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抹圓景華彈瓊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盤桓蒼藹內愆累不當多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玄清眇眇觀落景出東溟顧得虬塵友蕭蕭平世營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揚書

靈人隱玄峯真神韻雲來玄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謂虛空寂至韻故常在構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衷借問朋人誰所存唯玉子卓雲虛之駭抗闕於空同之上斯人矣豈不長揖南面永謝千乘乎

紫微詩及詠此

駕風騁雲軒晨登太清丘絳津連峯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剛皆已遊斲宴三金秀來觀建志傳懃懈不相淹是以積百憂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塞裳濟綠河遙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寢寢

玄華宮信道苟淳篤何不栖東峯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平我雲中人

右英吟此

控景始暉津飛颺登上清雲臺鬱我閭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灑金庭綠縹縹玄峯紫華巖下生慶雲纏丹爐練玉飛八瓊晏眇廣寒宮萬椽愈童嬰龍旂啓靈電虎旗微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紫微夫人作

紫闕構虛上玄館街絕懸琳球敷靈圖華生結瓊瑤聘軒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簫鳳籟和千鍾西童歌展朝心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傳太空嶺六氣運重幽我塗豈能尋使爾不終彫

右英夫人作

騎鶴紫微館鬱臺散景聽鸞唱華蓋聞鳳鈞導龍輶八狼搗絳旌素虎吹角蕭雲物寫靈

宮來適塵中蒼解戀佳人寢同恣自相招尋  
宗須更項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往豈  
足透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痴與交虛刀揮  
至空郵滯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啓東晨睥飛耕越滄洲山波振青涯八風  
扇玄煙迴躬易遷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  
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塗中孰能步生津飄  
飄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軒騰太空麗晴九  
虛外玉簫激景雲靈煙絕幽藹高仙宴太真  
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岳庭何事有待邁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躬六虛思與  
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騎瓊  
輪何為塵中楚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玄嶺鬱鬱為寒林桀繁葩感嚴冰未肯  
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轡  
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為不能絕  
右右英作

神玉曜靈津七元煥神扉靈遷方寸裏一躍  
登大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  
躬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展蘭風  
扇綠輶上真宴瓊臺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  
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違人  
事胡可豫仗爾形氣銷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嶽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揚書又雜採寫

清淨願東山蔭景栖靈穴惜惜閑庭虛籟蒼  
青林密園曜映南軒朱鳳扇幽室拱扶閣房  
內相期啟妙術寥朗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閏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許長史紫書卷四

右有揚書又採寫

縱心空同津總轡策來軒佳人來何遲道德  
何時成道此

有心許芥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  
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此兩得及

右英吟此

右二篇有揚書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蒼羅化浮虛中際解於  
有道家騎煙忽未傾攜真造靈阿虛景盤瓊  
軒玄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滯神音儻雲波齊  
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後授今書此詩似不  
與書上相連也

坦夷觀天真去累縱衆情體寂廢機駟崇有

則攝生焉得齋物于委運任所經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塵颺頌代謝絲還歸吳誠靈劫期願躬  
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揚書

林振須類感雲蔚待龍吟玄數自相求觸節  
皆有音飛軒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選非無  
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憂常在心俱  
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作

登軒發東華扇欲憐太玄飛戀騰九萬八落亦已均斃眇山水際窈窕靈岳間同風自齊氣道合理亦親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真東李可長淨何為物所纏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又採寫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此九字題卷外從此後並似是丁卯年中

披書此事皆論三許於分也

阿映遂能絕志山林愍心道味淨神注精研

澄虛鏡玄淳獨宴子栖偶具乃翁道遠之疇

匹姜伯真之徒也服烝挹夜卒獲其益亦至

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

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者此數子始

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並與

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

解束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脯精二三

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為成道但恨其

所稟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敕吾

衆之使奏聞上官移名東方諸署為地仙時

三官都禁左郎違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

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

狀吾時禁牙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即

遣中侯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

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末之時映懼怖失膽

亦喪氣失亦賴龔幼節李開林助映為答對

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

早惡矣魴語之亦有寶映答對亦可

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

欲學道慕生上隸真人玄心栖邈恭誠高靈

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遷陰德流根仁心

上達乃可步真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

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

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基等支解鈴下曹

表等水沉陽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担

整剝割振噲酷害虐暴刑四十有

三張皇訟冤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

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

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父子一家

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太陰

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

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

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滿振楊撫髮爾

乃整氣靡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唯善是

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

龍髯之舉三苗丹野鹿絳草豈妨

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

積仁者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

加之疫厲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

庶親營方藥勲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

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於阿手窮

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

百八人仁德不後當鍾我等是以

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蔭光

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

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

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竊然而笑遵至而

去矣此意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

於是即得度名東宮富為仙之中者然其身

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已日就補復解謝太

上行當受書署者也蓋爾不復受考於三官已定名於不死之錄矣今已移在竹葉山中或名此山為蓋竹山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

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當自楚

出還人食詭亦欲覽遠鄉里山之近處今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勸之若欲至竹葉山索映亦即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

中仙人陳仲林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叔道已得為下真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葉山中舊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許映或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右從五月十二日至此並楊書受旨本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于昔累非復故形變扇襟錄得道之情和把神心仰秀雲靈傾觀晨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詳舉名

每事易焉勿復不精

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為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亥子年神化變鍊子年始餘十年

蕭條斧子和心凝靜道蒸雖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標霄領其神以暉其光將穎實侍辰之高舉谷子之羅此可謂秀落泉望榮濟之仙才又當懃進德修業汲然虛躬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玉斧也也淵奇體道解幽達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慈寬博採聞道必行逍遙飛步啟誠坦平策龍

上造浮煙三清實具仙之領帥友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種邑守伯仙京傳佐上德列書終名  
右說道許長史所得限分此也

瑋灼清暉潛光翳真二景落鋒飛霞流纏於焉玉子抹此雙辰遂闢上道允得妙門儀瑋洞煥玉標玄金登名五官懸書七元寔迷域之併羅為上清之卿君是子內和感虛託真情專之所致亦南人雲軒之必駕三元景輦

之攜遊也此右說道許玉斧所得之分此也此是道成懃至受書之時初所舉定目之名也亦得道齋詣之分限矣特而替者得來必無從矣當共真此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保命告云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鍊南之夜解也所以養魂太陰藏魄于地四靈守精五老保藏復十六年殆觀我於東華矣既適

潛暢莫覺不真許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

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咽  
金漿咀嚼玉麩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  
也自世事非玄斯業未就便當躡履太陰潛  
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禽受精  
玄漢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尸  
然後知神仙為奇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  
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  
之隱也或有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  
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出尸仇李子咽  
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  
橋領之墓李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  
墨秋咽虹丹以投水霧生服石腦而赴火務  
光剪莖以入清冷之淵相成納氣而腸胃三  
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  
無常矣南人即南人夫也此諸仙人出保  
命又云既適潛暢莫覺不真如此之指非真  
尸也

右四條有長史書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

皮不斂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斂無異生人  
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  
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條甲午書寫

若其人斃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  
血沉脉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  
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閉或三十  
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  
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於  
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  
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  
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  
受書為真人趙成子死後五六年後人晚山  
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  
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  
外

夫得道之士暫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  
營骨七魄衛肉胎靈採氣

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真經後服五石散  
事

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月靈元之化者皆不  
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  
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有未斂而失尸骸者  
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未去形去者有  
髮脫而失形者白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  
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謂之地下主  
者也

右一條是據抄寫劬經後論尸解事

真誥卷之四